

厚重

□ 石泽丰(安徽)

一切都旧了,包括那扇木格子窗户,还有几堵撑起房梁与瓦砾的青砖墙。主人呢?没有谁知道。这个在时光中留下来的建筑,演绎过一段怎样的历史,一段怎样的挽歌?谁也不清楚。包括他的后人呢?回来过没有?这些在村人中没有口口相传的坛子。外面风云变幻,尘起尘落;坛内一切静止如昔。

没有台阶,路是泥土路,两边长满了茅草和荆棘,快要将这唯一的通道覆盖起来,好在有一位守山的老人住在它旁边。他护着这方林,不时进进出出,让这条路有一丝人间气息。进入其中,几口仰卧的牲畜石槽与我打了个照面。我猜测这里以前是一个村落,只是后来人们都搬走了,一些老屋就残存在这里,历经着风经历着雨,

被岁月践踏。我的猜测在那位守山老人的口中得到了证实,他说他父亲小时候就住在这里,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牙齿管不住嘴里的风。风吹着他花白的胡须,乱作一团,老人用手一捋,胡须顺着老人的下巴瞬间又复归原位。

很显然,于这栋老宅而言,老人是年轻的。他说从他记事的时候开始,他家老房子是他祖父建的,至今有着七十多年的历史,依旧四平八稳地立在那里。虽然外墙的缝隙里长出几簇青草来,但它给人感觉足够厚重。在参观之余,我因接到一个远房亲戚的电话,便出门接听并顺着一条土路漫

无目的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栋老宅跟前。眼前,藤蔓爬满了墙壁,门前的石臼被泥土掩埋了一半,像张口的大嘴,本想吼几嗓子,却被岁月捏住了喉咙,只得任光阴如流。

老宅独居山中,也许是因为边缘化了,不是很容易被人们记起和惦念。它脱离了村人的视线,从村人口口相传的范围中滑落下来,以废墟之名尚存于此。而我,从见到它的这一刻起,却是那样的惊叹,它厚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虽然我们相见之时,它什么都没有说,但我理解它的沉默,它以沉默示我,示一个人对厚重之物的理解。如果说人类的发展史是厚重的,我想:像这些被岁月捏拿着舍不得丢掉的众多之物,是使它成为厚重的基础。这些物质性的东西,

或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或诉说着人类不平凡的过往——如果没有它们的出现,我们被世俗撞击的灵魂又能在哪里疗伤?这使我想起有一次,我站在江边的岩石上看滚滚江水挟泥沙而俱下,无意间,脚下被称之为纤夫石的一方岩石揪住了我的神经,它真的如纤夫的肩膀,勒痕至今清晰如昨,且充满着坚硬与柔软的质感。由此,我想到伊里亚·叶非莫维奇·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个江边,真的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果没有,这岩面上清晰的痕迹,如生命标尺刻度,又该是谁留下的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无法破译。这些自然的杰作,让我刻骨铭心。我在想,历史真是一幕好剧,它放过了一些物,没有弃之毁之,让它们顶着沉重的帽子流落人间,比喻这栋老宅,比喻这口石臼。它高出于几代人的寿命,台下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它还在台上深情地表演,且精彩得让人叹服。在被洗礼之余,我举目望天,残阳斜照,晚风依旧,又在呼呼地吹过树林。

路过手指的风

□ 赵自力(湖北)

我特别喜欢春风拂面的感觉,沐浴在春风里,总是显得意气风发。

小时候,还是春寒料峭时,我就喜欢放学到村口玩。如果突然有一天,风吹在脸上不那么冷了,那就意味着春天真正来临。我们把蚕籽揣进贴身的口袋,跑着上学放学,让那些蚕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春天的温暖。蚕宝宝出生时,桑叶刚好冒了嫩芽,它们可以美美地蚕食整个春天了。

天气再暖一点,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脱掉棉衣,在机耕路上追逐。那时,总喜欢追风,风吹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因为听大人们说“春风不刮,草木不发”,那些花花草草,都是春风吹出来的呢。我们常常扒拉着茅草,看看有新芽没;那胖乎乎的野蔷薇,是否又长了出来。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时,我最喜欢闭着眼睛,让风撩动我的头发,风从耳旁吹过,发出呼呼的声音。那时候,就感觉自己是一条幸福的鱼,游走在春风的暖流里。

风中常常带着花的香,有时杂夹着泥土味,让人觉得无比新鲜,时常贪婪地深吸几大口。兴致来了,迎着风跑了起来,舒展开双臂,风从指缝间溜过,酥酥

的,痒痒的,特别舒服。

“吹面不寒杨柳风”,春天的田野,是我们嬉戏的地方,那里有无尽的乐趣。折几根柳枝,编成一个圆圈,戴在头上,顿时感觉头上顶着一个春天。灼灼而开的野花,一掐一大把,戴在头上,或者编成花环,都可以的。刚苏醒的青蛙,呱呱地叫唤着,我们循声去捉。青青草地上,一群孩子,撵一只不断跳跃的青蛙,欢快的笑声,总是撒了一地。

参加工作后,每年春天我常常回老家。风来的时候,父亲最喜欢去犁地。他说,春风十里,不如开犁。耕牛在前面拉,父亲吆喝着前行,还是老把式,跟我儿时记忆中的一样。一群鸟雀落在田地里,争先啄食土里翻出来的虫子。黑色的泥土,嫩绿的小草,春日融融里,父亲把春天犁得有声有色。我走在田埂上,望着满眼的春色,我还是喜欢张开手臂,闭着眼睛,让风从指尖吹过,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一下回到小时候。“人勤春就早,今年准定又是一个好收成。”父亲笑着说。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路过手指的春风,所到之处,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山地健康跑抒怀

□ 黄成坤(北京)

3月11日,家乡大足区铁山镇将举办2023首届“大安杯”铁山山地健康跑。夜不能寐,得小诗5首。

西北村

九岭山前湖水静,大安儿女展英才。

西北青山好景光,李花谢了菜花黄。水连孙蔡两家事,收尽春秋九岭岗。

西北水库

碧波荡漾小西湖,洞脚河湾飞玉瀑。左岸地灵出相才,右边青岭葬忠骨。

健康跑环湖赛

桃芭带露悄然开,三月春风送爽来。

健康跑山地越野赛

赛道弯弯似巨龙,翻山越岭踏高峰。欲求获奖凯旋日,勇往直前上九重。

贺铁山山地健康跑胜利举办

西北山村不夜天,大安百姓尽开颜。踏歌起舞环湖赛,众志成城赋锦篇。



摄影:周宇



火

□ 红线女(重庆)

分不清是玫瑰
是荷花
是郁金香
还是春光
有时丰盈
有时含苞待放

她们一直亮红灯

红红的光亮一闪一闪地
照着黑夜
和黑夜
无数的人间烟火

我不知道她们在等谁
我只听见她们的哭声
像箭

像火
在每个瘦削的夜
和爱一起与虚无纠缠
一点一点破碎
一点一点
落下来

一张珍贵的照片

——江姐1947年在重庆的学运往事

□ 郑劲松

一张新发现的史料照片摆在我面前。它不仅填补了西南大学校史,而且填补了红岩革命历史的一项空白。因为照片上有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江姐。

“江姐的表妹杨蜀翘和我是同一宿舍,我和她在重庆九龙坡小学教书时就认识。她是地下党派来的,比我略高,人很瘦。她介绍我去工农夜校工作,给“识字班”讲课,我当时并不知道工农夜校是地下党的组织。我们寝室住着八个人,四个中文系的,一个家系系的,杨蜀翘是历史系的,我妹妹是音乐系的,还有一个记不得了……”

这是抗美援朝烈士杨肖永的姐姐,也曾赴朝参战且依然健在的杨凌云给笔者写来的口述材料。她和妹妹杨肖永以及江姐的表妹杨蜀翘,都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简称“女师院”,时有回忆文章也称重庆女师院,1940年9月创办于江津白沙镇,是抗战时期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学府。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迁到重庆九龙坡——现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内。1950年10月,女师院与位于沙坪坝区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为西南师范学院,是西南大学渊源之一。

之前,我心里一直有个谜团:除杨肖永和杨凌云姐妹外,两个亲弟弟后来也报名参军并走上朝鲜战场。杨家兄妹如此进步,是否受过进步力量的引导?这份口述中提到的“江姐的表妹杨蜀翘”或许就是线索。于是,几番“顺藤摸瓜”下来,不仅搞清了杨蜀翘的身份,还不经意间在江姐的故乡——自贡市的广播电视台官网一条推文中发现了这张珍贵的资料照片。

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就笔者视野所及,此前虽然知道江姐曾在重庆领导地下学生运动,学校档案馆也有几位据说是她发展起来的地下党员的学籍资料,但苦于没能找到江姐和大学生在一起的直接证据。

而这张照片注释中明确指出:江姐在重庆女师院培养的地下党员或“六二社”成员,左起表妹杨蜀翘、江竹筠、刘德新、刘晓岚。透过这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不难看出,江姐确实是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歌剧《江姐》等作品中描绘的那种经典形象:个头不高,身材娇小,穿旗袍,外套薄毛衣开衫,面相和蔼,笑容可掬,还透出一种温存而干练的气质。几位女大学生也像今天“追星族”般,笑得十分开心。

关于照片的真伪,笔者做了进一步考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江姐真实家族史》一书中,也找到一张和这一模一样的照片,图注也完全一致。该书作者丁少颖,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历任《知

音》杂志主编助理、良友杂志社总编辑、《知音·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和知音传媒集团执行主编,该书是丁少颖采访了数十位江姐的亲人、朋友、同事及后人写成的纪实文学作品,资料可信。根据图注名字,笔者也在西南大学档案馆查到了杨蜀翘、刘德新、刘晓岚3人的名册表、成绩单等学籍档案。其中的杨蜀翘进入女师院时,已被江姐发展成中共党员,解放后,她曾任成都华美女中校长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单看这张老照片,包括江姐本人,4位年轻女生都是那样神态自若,满面春风。谁会想到,她们身处的年代却又那样的血雨腥风。江姐究竟是怎么从事学运工作的呢?证据又在哪里呢?

西南大学校史馆的墙上有三份女师院学生的学籍档案复印件。它们之所以能享受上墙展示的校史荣光,恰是因为档案主人的光荣身份——白色恐怖时期的重庆地下中共党员。她们虽然没和江姐有直接合影,但校史资料记载,她们正是江姐直接领导下的女师院地下党支部成员: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44级国文系的王育为,1946级教育系的赖松,1948级地系系的王玉清。其中的赖松,还是江姐与女师院的重要联络人,后来也是支部书记。

江姐与女师院的正式联系始于1947年。全面内战已经爆发,重庆天空乌云密布。迫于时局,1946年5月,原本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跟着周恩来同志迁到了南京。这年8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撤销。1947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勒令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全部撤回延安……革命形势陡然严峻。本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江姐根据党的安排,中断学业,回到重庆,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负责重庆的学生运动。党史资料记载,江姐直接联系的正是位于黄桷坪的女师院、育才学校和位于南泉的私立西南学院。

1947年4月,受重庆市委指派,江姐直接去女师院与一位名叫赖松的女学生接头。女师院诞生于抗战之中,学校民主空气浓郁。这时,执掌女师院的是第二任院长劳君展教授。劳君展曾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留学欧洲时,曾师从居里夫人,是居里夫人的第一个中国女弟子。劳君展的丈夫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夫妻二人都是周恩来熟悉的爱国民主人士。



江竹筠和在重庆女师院培养的地下党员或“六二社”成员。(左起:杨蜀翘、江竹筠、刘德新、刘晓岚) 西南大学档案馆供图

而这位赖松正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委员会委派、与党有联系的进步女青年。1946年秋,根据党的安排,赖松考进女师院教育系,目的就是便于党组织依托她开拓这里的学运工作。赖松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一入女师院,便行动起来,首先在新生中结识了汪盛荣等几个进步同学,抱成一团,发行进步报刊,积极酝酿民主运动。

1946年12月底,北平传来女大学生沈崇被美军玷污的消息后,南方局青委的兰健同志化名刘敏,配合重庆市委的彭咏梧和江姐等寻机在全市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在兰健(刘敏)的直接领导下,赖松在女师院迅速组织进步同学开展宣传鼓动,率先在全校掀起“抗暴”浪潮,女师院也因此成为全市学生运动的“火车头”,所以也就成为江姐重点联络的对象。

当时党组织虽然把赖松的工作关系直接转到了重庆,但她不是正式党员,而在此前的2月,兰健(刘敏)已不幸被捕,赖松本人也一个多月前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江姐的突然来访,不能不引起赖松的警惕。丁少颖先生的《江姐真实家族史》讲述了这样的细

节——

1947年4月的一天,江姐走进女师院,探听到了赖松的住址。两人一见面,见周围无人,江姐对赖松说:“刘敏姐姐问候你。”赖松听了心里一愣:“刘敏是兰健的化名,可兰健姐姐已失去自由了呀,怎么还会问候自己?这来人是不是有诈?”接着,江姐又和蔼地问一些问题,赖松依然推诿着,深深落入敌人的圈套。

与赖松比,此时的江姐已是成熟的红色特工。看见赖松不相信自己,反而觉得安慰,这样的警觉,更能说明赖松值得信任。

过了几天,江姐觉得已给足了时间让赖松思考,没必要再等了,就又到了一次女师院。江姐把赖松引到僻静处,介绍了新华日报社撤走后重庆党组织的恢复等机密情况,对赖松说:“2月27日的突然袭击,是蒋介石搞全面内战阴谋的公开显示,我们岂也早已有了准备。但是,党的公开机关被逼走了,的确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便。现在,党中央传来了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我们再不能坐等了,得做好准备,把学运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以实际行动迎接胜利。”

江姐此番密谈,彻底消除了赖松疑虑,她详细向江姐汇报了女师院的情况。江姐听后说:“女师院的学运工作的确在全市起到了‘火车头’作用。新生在学校的影响一般是较小的,但你们却依靠新生在短期内打开了局面,连学生自治会也掌握在手里了,这很了不起。你把工作做得这么有成绩,党组织非常高兴。从这次与你的联系看,你表现出的沉着稳重,同样令我我觉得你成熟了。”赖松听了有些不好意思。江姐微微一笑说:“从你介绍的情况看,学校的进步势力还不够坚强,也缺乏严密的地下核心组织,只有公开的临时领导机构,可一旦这仅有的临时机构遭到破坏,我们的工作又会被动甚至瘫痪。你觉得是不是?”赖松信服地点点头。

“你想过该怎样完善吗?”江姐和气地问赖松。

赖松思索了一会儿说:“想过,总觉得学校没有直接的党组织指导,像没有底气似的。”

江姐高兴地抓紧了赖松的手,说:“有头脑!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呢。这么大的女师院,没有党的组织哪个行呢?”

赖松一听顿时兴奋地急问:“是不是要很快派人来?”

织布机前的母亲(外一首)

□ 三都河(湖南)

暗淡的日子
油灯摇曳
母亲把一个个黑夜
织成了白昼
鱼儿似的木梭
落入一场泳池里的比赛
在有限的区间内
来来回回穿行
机杼的门
被母亲关了又关
在关了又关之间
凛冽的北风
离儿女们愈来愈远
织出的白布
以后染成了青黑色
母亲的黑发
却悄悄褪成了银丝
艰难的日子啊
熬出了几缕富有的光泽

沉浸在织机的催眠曲中
儿女们的梦
越做越温暖

筒车

周而复始
绕了三百六十度的弯
终于把水拉直了
我看见水往高处流
我看见久旱的农田
焦渴的裂缝
转换成了
甘甜的笑容
古人的智慧
实实在在我心头打结
结成风景
一直到今

江姐又笑了,说:“没有派的,我们就不能自己建么?跟我谈谈你对党的看法、认识和你的经历,可以吗?”

赖松一听,霎时激动起来。她意识到了江姐这样说话的含义。

两人再次接头时,江姐慎重地对赖松说:“赖松同志,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党组织考验你已經很久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上级批准了你的入党要求,而且不要候补期,是正式党员。我做了你的入党介绍人。赖松同志,祝贺你!”那一刻,赖松热泪盈眶。江姐又说:“只你自己入党还不够,我们还要在女师院吸收其他成熟的好同志加入党组织。女师院的进步同志不少,考察这些同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从这以后,赖松经常与江姐谈心,研究工作。江姐常用在川大时的经验,指导赖松如何在学生中做工作,嘱咐赖松保持沉着,注意与群众的关系,教她如何保护学生领袖,既有效地发动学运,又隐蔽自己。赖松既沉稳又机敏,在江姐的悉心指导下,她通过完善学校的核心进步组织,认真考察和考验了几个积极分子,陆续吸收他们加入了党组织,成功地建立了女师院党支部。

从此,女师院的学运有了一个隐蔽于学生群众中的极富战斗力的领导核心。江姐在重庆负责学运期间,在女师院发展了地下党员10多人,除中共女师院支部外,还建起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二社”。

“六二社”源自1947年的6月1日发生的“六一一大搜捕”,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正面战场之外,对付共产党开辟“第二战场”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大搜捕,大量进步师生被捕入狱,后来经过党和民主力量等多方援救,大部分学生都被释放。重庆市委决定把这部分进步力量组织起来,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一开始,这个组织叫“民主青年联合会”,简称“民青”,彭咏梧和江姐都觉得这样的名字政治色彩太浓,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便决定各学校的类似组织都统一改为“六二社”。

“六一一大搜捕”事件之后,支持进步学生的劳君展被撤掉了女师院院长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反动的张邦彦院长,她开始打压进步师生。江姐亲自找到杨蜀翘和赖松,指导她们发挥地下党支部核心作用,机智勇敢地与反动校长做斗争,还发起全校性的“驱张运动”。这在《西南大学校史》中得到了印证。

这,就是那张照片背后的全部历史故事。摄影技术,或许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为我们固化了历史瞬间。

再次凝视照片,我看到,江姐——江竹筠,这位妇孺皆知的红岩英烈,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和她的几位大学生战友一样,一直在历史的深处微笑着,那样从容而真诚。